試以漢代音樂文獻及出土文物資料研究漢代音樂史

——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論叢(四)

/陳萬鼐

(三)魚龍曼延

「魚戲」與「龍戲」兩幅漢畫像合在一起，應是「魚龍曼延之戲」，一般書籍「訓詁」，俱說此戲是由人戴著各種動物的形盔、形套來表演舞蹈。該圖版中的魚、龍，的確是用形套來代替實物的。

一、「**龍戲**」（圖五六）：是三位伎師與一條「龍形」混合表演。龍形顯然是編紮物，龍首有兩角，前脇生雙翼，週身鱗甲，四腳伸開，尾巴上蹺，龍形可能是套在馬的軀體上，因大小合適，看來十分傳神。龍形的軀幹上，有一個瓶子形狀的平臺，臺上一位女伎師，頭梳雙鬟，穿對襟袖口有花邊的短衫、短褲裙，赤足，雙手拿著飾有華幢、流蘇的長畫竿揮舞。左邊一伎師，服飾已見如前圖，右手播鼗鼓，左手執鞭，由這種手執鞭、鼗的姿勢，他可能是在原地轉動表演。右邊伎師，穿緊身狹袖長襦，戴「假面具」，右手播鼗鼓，左手執鞭，在原地踏步。兩伎師似意在刺激龍形，而與瓶臺上的伎師，三人構成一幅富有動感的畫面。

「鼗鼓」是革製的打擊樂器，因鼓匡小，鼓面緊張著，植以長柄，鼓匡左右兩耳，有自擊的小槌蒂，播動時鼓槌來回自擊，發音清脆急促。漢劉熙〔釋名〕：「鼗，導也，所以導樂作也。」「詩注」：「節樂之終。」現代常見某些「復古音樂



圖五六　「龍戲」(圖版92)長19.7cm×闊34.5cm



圖五七　「龍戲」播鼗　人右手部分圖

」演奏，以鼗鼓為音樂終、始樂器。漢畫像中，鼗鼓由樂師用右手拿著播弄，似乎是一種伴奏樂器。另一種為吹奏排簫者，左手持排簫，右手播鼗。

圖右方伎師戴「假面具」，是漢代常用表演方式，這種演藝人員稱為「象人」（漢書）「禮樂志」：「常從象人四人。」顏師古註：「孟康曰：象人若今戲蝦、魚、獅子者也；韋昭曰：象人著假面者也。」正是此伎之所事。這位伎師最足以引人注意者，是播鼗的右手，突然有另外一隻從空而來的「左手掌」，搭在他的胳臂上（圖五七），既是那麼清楚明白，也是漢畫像中我所從未見過的情景，它是不是象徵「幻術」（魔術）在進行表演呢？尚待陸續發見求證。

二、「**魚戲**」（圖五八）：是由三位伎師與一條「魚形」混合表演。魚形也是編紮物。魚形左側的伎師，服飾已見如前圖，左腿作弓步向前，右膝著地，雙掌交拍合節，但右手袖中，明顯突出一件不名物？然就畫像石全景線條與造形觀察，疑是一隻從袖內而來的「右手臂」，此情形在上圖中也曾出現過，未知何意？魚形右側二位伎師，右手播鼗鼓，三人姿勢與魚形，皆處在一種靜態，至多是蓄勢待發，與「龍戲」的活躍，形成強烈對比。「魚戲」與「龍戲」面均向左，隔著一條長方黑罽（ㄐ一），各執其事。



圖五八 「魚戲」(圖版93)長20.5cm×闊21.5cm （右袖中也有一手）

「魚龍曼延」的「曼延」，也作「曼衍」、「漫衍」、「蟃蜒」、「蔓延」，似乎含有由無變有；愈變愈多，愈變愈大的感覺，如西京賦「巨獸百尋，是爲曼延。」「百尋」是八十丈，形容龐大而已；「魚」變「龍」正是由小變大─魚龍曼延。如何「變」呢？綜觀現代中西的神奇魔術，其實這些戲法在漢代就相當成熟了，如（後漢書）卷八二下「方術列傳」中的左慈，便是一位宮廷的魔術家。昭明（文選）「西京賦」李善註：「漢書曰：武帝作漫延之戲。」此事大約是元封三年（西元前一〇三年）；（後漢書）「安帝紀」：「罷魚龍曼延百戲。」是永初元年（一〇七年），則知此戲在漢代流行達二百餘年之久。

（漢書）卷九六下「西域傳贊」云：「設酒池肉林，以饗四夷之客，作巴渝都盧，海中碭極，漫延魚龍、角抵之戲以觀視之。」顏師古註：「漫延者，即張衡西京賦所云『巨獸百尋，是爲漫延』者也。魚龍者，爲舍利之獸，先戲於庭極，畢乃入殿前激水，化成比目魚，跳躍漱水，作霧障日，畢，化成黃龍八丈，出水敖戲於庭，炫燿日光。西京賦云『海鱗變而成龍』，即爲此色也。」從前，我讀「史漢」頗受顏師古、孟康、韋昭、……這些人註解的影響，祗想到「魚龍漫延」它們相當於現代年節或慶典，民間遊藝節目的「舞

龍」、「舞魚」、「舞蝦」、「蚌殼精」……等水族動物的「燈舞」罷了。本稿則提出「魚龍曼延」是魔術，即將文學與遊藝密切結合之後，又開展漢畫像藝術與魔術科學相關新的領域。

〔中國魔術〕（圖五九）一書對「魚龍曼延」表演的敍述：「這種變幻過程就是張衡在「西京賦」裡所寫的『海鱗變而成龍』（一條大魚變成了巨龍—原註）的具體情景，即所謂『魚龍曼延』。一出場，『先戲於庭極』是向觀眾交代，然後，用水作掩護變成比目魚，最後，用霧障日，化作黃龍，在日光下炫耀。完全合乎戲法變幻的規律，是一場道地的大型幻術，

圖五九　「幻人」〈中國魔術〉插圖
東漢中期韓國樂浪王旴墓出土貼玳瑁
小漆匣蓋

這應該是毫無異義的。」（註九）

現代中國魔術中，有一種「古彩戲法」，專指「落活」—完全從魔術師身上變出東西來，它是富有民族精神傳承的精彩節目。戲法的特殊法門，稱之爲「彩」，手法稱「手彩」，搬運法稱爲「堂彩」；現代特殊法門的「鯉魚化龍」或「魚龍變化」，是由古代幻術「魚龍曼延」節目演變而來，概稱爲「古彩戲法」。

「落（ㄌㄠ）活」（圖六〇）是將所變的東西都藏在身上，外穿一件長衫，手中拿著一塊「彩單」（布），向觀眾交代清楚後，然後往右肩一披，立即從「彩單」下面變出四只琳琅滿目、盛有淸水，內有



圖六〇　中國傳統魔術「撂地」、「落活」圖



圖六一　河南南陽出土東漢幻人吐火畫像磚拓本

游魚的大玻璃碗。……這個節目名爲「四亮」，所變出來的東西，都是光滑易碎的器物，大小二十多件，重量百餘斤，堆起來比魔術師身材還要高大，令觀者目瞪口呆，嘆爲觀止！本稿所採圖畫是一位民間魔術師走江湖，在「撂地」獻技，用銅鑼與鐃鈸爲「聲點」工具，他正在表演絕技，要從「彩單」下拿出甚麼東西來。可是畫家要洩露他的「門子」（秘密），特將「托」（彩物如「魚碗」）畫在背後，仔細欣賞此圖，覺得十分有趣。

更有人指出「『魚龍曼延』演出的情景，又是如何呢？」他說西京賦的「總會仙倡」下面一段文字就是的：節目開始，歌聲未畢，場上飄起雪花，接著閃電霹雷，在復道樓閣後面出現仙山，各種鳥獸上場作表演—熊虎相搏鬥，猿猴相追逐。忽然一隻猙獰怪獸亮相，大雀嚇得東藏西躲。一頭大象在途中產下小象，一路還在哺乳。又有一條大魚在東邊游來游去，突然變化爲黃龍；又出來一頭舍利奇獸，轉眼間變成一輛有美麗華蓋四鹿拉車，車上有千年蟾蜍與萬年靈龜，作種種表演，最後水人弄蛇雜技收場，精彩百出（註十）。西京賦這段原文，本稿已徵錄於第四節中。平樂觀賦也有「魚龍曼延，巍峨山阜。龜螭蟾蜍，絜琴鼓缶」之說，表示漢代雜技、魔術聯手公演；可見我國的魔術與百戲的專家，已然瞭解漢代文獻記載，源遠流長，涵潤廣浩，能追尋到百般科學的文明之源；但他們從未曾如本稿看到漢畫像這方面的實證。

有關於漢代幻術（魔術）的記述，（後漢書）卷五一「陳禪列傳」：「永寧元年（一二〇年），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，能吐火、自支解，易牛馬頭。明年元會作之於庭，安帝與群臣共觀，大奇之。」這則「能吐火」文獻，正好與一件東漢畫像磚「幻人吐火」拓本（圖六一），不謀而合。

東漢「幻人吐火畫像磚」，尺寸不詳，河南南陽出土，現藏於新野文化館。磚畫面是一位腦袋相當大，鼻子高，眼睛凹

的「外國」魔術師，當時稱爲「幻人」（眩者），頭戴「小丑帽」，身著長袍，全神貫注在兩臂前伸的雙手上，手上似持著一個白色「空心圈」，可能是道具，也可能是一團火。這時魔術師口中正吐出一團火，頭頂上及身背後，也都有白色的發光體，如果不是畫像磚破損，在拓片上留下「白地」，那麼魔術師週身都在火中。

漢代「西南夷．撣國」，蒙古利亞人種，居緬甸東部、泰國、越南西部，及我國雲南邊境；其在泰國北部及越南西部稱老撾，在雲南稱擺夷，自稱「撣」族（Tai）。最早來漢朝的魔術師，是「犛軒」人（附屬大秦的埃及亞歷山大城），是張騫出使西域，宣揚大漢聲威，康居等國懾服後，貢獻於漢代，從此延綿於後世。

圖六二　江蘇銅山洪樓村漢魚龍曼延畫像石拓本



圖六三　江蘇銅山洪樓村漢魚龍曼延畫像石 拓本

一九五六年五月，江蘇徐州市一帶，因修建水庫工程，在銅山單集區的洪樓村，發現十一塊散佚的漢畫像石，其中有兩塊畫面構圖非常別緻，被稱爲「魚龍曼延」：「㈠四條腿的魚，扮演怪煞的人物，帶著翅膀的動物等（圖六二）」；「㈡三條魚拖著一輛車子，車上站著一人戴魚形帽，下面三條龍，拖一輛車，車上豎著一個大建鼓，流蘇飄動，後面蹲著扮演怪煞

的人，雙手執槌作擊鼓狀（圖六三）」（註十一）。「魚龍曼延」的圖像，最膚淺判定的方法，至少要有變形的水族動物，譬如：烏龜長了牛腿的畫像（徐州市發現元和三年畫像石墓出土），凡超現實的作品，都被歸屬在這類型內。

三、「**豹戲**」（圖六四）：此戲在「魚戲」的上方，是一個「豹形」的動物，左「手」撐著一條彎曲的木拐？右「手」拿著一把扇子—漢朝的扇子曾在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，樣式是如此；長長鬍鬚，顯得老態龍鐘。豹形右方有一女伎師，頭挽髻，短衫長褲、布靴，雙手據地正在起頂？似與豹形合演一個節目。這隻豹形的畫像，在頸項上有條領帶，看起來豹頭像是套上去的，牠雙手似是人掌，雙腳又是長了毛的利爪，難以判斷是人扮或眞野獸。西京賦有「戲豹舞羆」，正都賦有「文豹鼓瑟」，就是這畫像的主題。

豹子是兇猛的野獸，在漢代戲劇表演藝術裡，一直被定位在「羆、豹、熊、虎皆假頭也。（李善註西京賦）」而現代馬戲團，對於這四獸—羆可能是貓熊，性情非常溫和，已成爲人類餽贈禮物外，其餘野獸在經過馴服後，變成優秀「動物演員」、「動物明星」，供人娛樂。



圖六四　「豹戲」(圖版94)長20.6cm×闊21.4cm

四、「**雀戲**」（圖六五）：圖中「雀形」是經過誇張手法的編紮物，既不像鳥，也不像孔雀、鳳凰。雀形套在一位伎師的身上，口中銜著某一種樂器，尾下掛著一隻鈴。雀形前方有一位伎師，戴著假面具。穿戴的服、帽，是漢代服制中從未見過的。腰間繫着墜飾的鞶囊，尖頭鞋，左手執樹形器，右手意示引領雀形前行。

西京賦有云：「怪獸陸梁，大雀踆踆。」「大雀」也許就是此雀；「怪獸」是甚麼呢？賦中註解這二種動物在走路時的



圖六五　「雀戲」(圖版95)長20.8cm×闊32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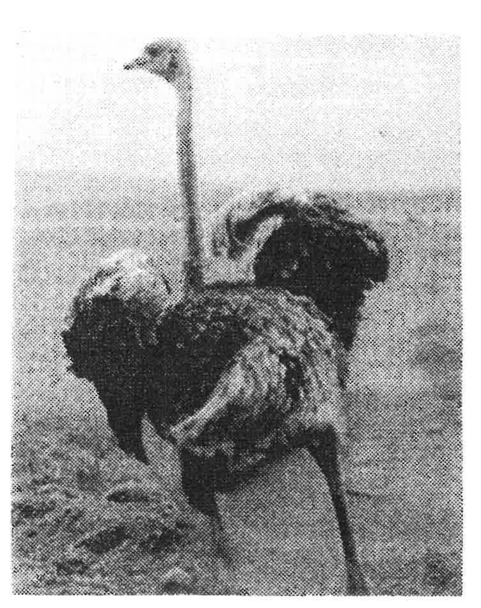
特徵：「陸粱」是「跳走貌」，「踆踆」是「且前且卻」，因此，我以爲「怪獸」是袋鼠，牠與衆獸不同，是當年一般人民少見的奇怪動物。「大雀」是駝鳥，身軀比普通動物都高大，小小的頭顱，東徜西徉，緊張時就縮頭躲起來，杜甫詩：「焉能心怏怏，只是走踆踆。」我這個詮釋，除了根據註解現代語體化，在「後漢書」「和帝紀」中，還找到證據：「安息國遣使獻獅子及條枝大爵（雀）。」註云：「大爵頭及身、膺、蹄，都似橐駝，舉頭高八九尺，張翼丈餘，食大麥，其卵如甕，即今之駝鳥也。」

「安息國」是現代的伊朗，當年與漢代交流密切，也是擅長雜技的民族，「安息五案」是代表作，曾風行全球，四川彭縣太平鄉出土「盤鼓舞百戲畫像磚」，左邊就是一位頭挽雙髻的女伎師，輕巧的在重疊十二層案板上，拗腰倒立。「條枝」地接非洲是產大雀的國家，它是由馬其頓帝國分裂而成，據有敍利亞及幼發拉底河以東之地，後來亡於羅馬。駝鳥出產熱帶，也可以在寒帶存活，近年吉林設有專業飼養區。「後漢書」「西域傳」也曾記述駝鳥事；由此史實，證明我認爲的「怪獸」是袋鼠（圖六六），「大雀」是駝鳥（圖六七），可能是對的。

圖版中的「雀形」正合乎駝鳥的形像，那麼逗戲駝鳥的伎師，也是從外國來的，當然他穿的衣服，不見於漢制，他手中拿的，正是一株駝鳥愛喫的「大麥」，便利用它引誘動物表演。我覺得這兩種動物，在西京賦中所記述的，應該是眞實的動物，被演員牽著上場的樣子，不然那會描寫如此的傳神呢！

〔中國百戲史話〕認爲「魚龍」與「曼延」是兩個節目，本稿僅視爲「魚龍曼延之戲」。西京賦「曼延」，與司馬相如「子虛賦」「蝘蜒」，都說是超大型的獸類。〔漢書〕郭璞註：「蝘蜒，大獸似狸，長百尋。」清儒郝懿行（一七五七—一八二五）〔爾雅義疏〕「釋獸」（十八）批評郭註爲「此蓋孟浪之言。廣韻作獌狿，長八尺近是。」可見郭璞（晉人）是受了張衡誇大其辭（百尋）的影響。後來「蝘蜒」這兩個字經過歷朝同音異形，其意義也就成爲一種游藝節目的名辭。它表演除魚龍變化之外，還包含「豹戲」、「雀戲」、「猴戲」、「象戲」、「龜戲」，……等等參加表演，以及一些不知名的「怪獸」夾雜其間繞場；並配合歌舞、雜技、幻術，燈光、佈景、道具、音響聯合登場，極受觀衆的喜愛。

圖六六　西京賦云「怪獸、陸梁(跳走貌)」— 袋鼠



圖六七　西京賦云「大雀、踆踆(且前且却)」—駝鳥



圖六八　四川郫縣竹瓦舖漢墓石棺曼延角抵水嬉畫像拓本

（文獻通考）卷一四七「樂考」「魚龍蔓延」，注「假作獸以戲。」一九七二年十二月，四川郫縣竹瓦鋪，發現東漢花磚砌成墓葬一座，出土文物雖不多，但有一具四面刻有畫像的石棺，精緻無比。石棺右側刻有「曼延角抵和水嬉」兩組畫像（圖六八）：「曼衍角抵之戲，刻在上部，共七人，均赤足，戴有不盡相同的假面。左起第一人，假面似猴，右手持長柄鉤兵。第二人假面似豬，背負有鐔形器。第三人正用力拖著第四人所坐的蛇虎之尾，向左進。第四人頭上束三髻，左手向左平伸，右手上臂向右，曲肘前臂向上，胸前有一斧，斧下有一面形物，似爲盾，坐在頭部向左的蛇虎身上。第五人右手執盾，左手似執一長劍，頭向後回顧。第六人雙手握一物。第七人右手執一棍（拓片不清楚），左手執一瓶狀物前伸。其中第四人可能爲黃公刺虎……這節目乃漢代角抵戲內容之一。」及「總會仙倡」僞作假形，被題爲「曼延角抵」畫像石棺。這畫像的下面是「水嬉」：左邊部分刻有小船，船上三人，船週刻有鯉、鰱、蛇、蟾、鳥、蓮等（恕不詳述）。西京賦所云：「於是命舟牧爲『水嬉』，垂翟葆，近羽旗。」在這畫像裡看到部分了（註十二）。這幅漢畫像爲「魚龍曼延」增添不少研究參考

資料。

五、「樂人」（圖六九）：「龍戲」與「魚戲」有四面鞞鼓伴奏；「豹戲」與「雀戲」可能是以這「樂人」爲伴奏，就整個畫像石來看，應當如此，《發掘報告》將它放置在圖版九九號，與「戲車」在一起，如此便與「魚龍曼延」不相干了。

「樂人」是三位樂師跽坐席上，二男一女，男樂師頭戴幘，廣袖長襦，繫帶，女樂師戴氊帽，花邊左衽長襦。第一樂師雙手執單管按孔豎吹樂器，正在吹奏，第二樂師拍掌，第三女樂師袖手，後二者似爲司歌唱的「謳員」。這樂隊就是男女混合編成，六朝齊永明年間就禁止了，男女分隊還相當嚴格。

樂師所吹奏「長笛？」在嘉峪關市魏晉磚壁畫墓中，曾發現類似這樂器磚畫兩塊，其二塊爲兩樂師跽坐席上，演奏三弦阮咸與六孔長笛。「今謂之簫，漢魏六朝謂之長笛的樂器，在魏晉時期已經用於獨奏、重奏、合奏，和『相和歌』的伴奏。」（牛龍飛《嘉峪關魏晉墓磚壁畫樂器考》十三頁）此磚畫單管按孔豎吹樂器爲「長笛」，其吹奏姿勢也完全與「樂人」第一樂師相同。四川東漢墓亦出土吹「長笛」陶俑（圖七〇）；甘肅酒泉丁家閘晉墓燕居行樂壁畫（圖七一），其中一女樂師亦吹奏「長笛」，吹奏姿勢亦與此相同。

「樂人」圖版的三位樂師，應該是爲「魚龍曼延」表演節目作伴奏與伴唱；魏世鼓吹用「長簫」（或即此「長笛」圖像），伎錄云：「絲竹合作，執節者歌。」可見「相和歌」是以長簫（或長笛）來伴奏的。

註釋：

九、《中國魔術》，曾國珍、楊曉歌撰，一九八一年，天津市，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本，九－一〇頁等多處參考引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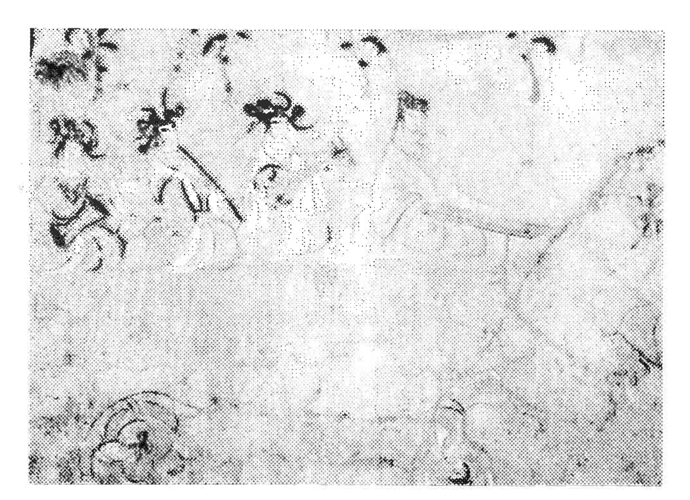
十、《中國百戲史話》，葉大兵撰，一九八五年，浙江，浙江人民出版社本，「魚龍曼延」四四－四七頁。

十一、「江蘇發現的一批漢代畫像」，王德慶撰，一九五八年，《文物參考資料》四期，三七頁。

十二、「郫縣出土東漢畫像石棺圖像略說」，李復華、郭子游撰，一九七五年，《文物》八期，六三－六五頁。



圖六九 「樂人」(圖版99)長11cm×闊23cm



圖七一 甘肅酒泉丁家閘晉墓出土燕居行樂壁畫長簫或長笛圖



圖七〇 東漢吹笛陶俑